



# 摸秋

□ 方守金

珠三角大概没有摸秋的习俗,自皖居粤27年,我没听过当地人说过摸秋之事,也没读到相关文字。但在皖浙苏等地,摸秋却流传广泛。清梁绍王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说摸秋始于鸠兹(今芜湖),中秋月夜,初婚或适婚女子结伴出游,到瓜田里摘瓜,能生男孩。我打小就不信女子摘个瓜就能生男孩,总觉得那是找借口。还有,人们摸来的“秋”,除了瓜果,还有青菜、毛豆、玉米棒子等。

你城里生城里长,也能摸秋?能。我出生于淮南九龙岗矿,3岁举家迁到大通矿北侧的自来水厂家属院,而水厂则直属矿务局公用事业处,父亲在厂里干机修。50至70年代的百里煤城,若用今天的无人机航拍,会看到在滚滚淮河到繁阴素裹的舜耕山脉之间,有十多个大约方圆十几公里的矿厂及生活区,被更大面积的庄稼地及村落包围着,城乡交错。乡,由公社管辖;而矿区的路边、墙外乃至房前屋后的星散空地,任由人来种植了。当年,我们就摸这地儿的秋。

其实,我摸秋只有一次,可名气之大后果之严重,许久都是水厂大院之冠。那是1961年中秋节,天刚黑,两个十三四岁的哥,胳膊夹着青豆棵冲冲回到院内,摺在我们五户人家住的那排房下,立马获得一片夸奖,连我们兄妹涉嫌偷东西就要抽树条的父母,也啧啧称

赞。两个大孩受到鼓舞,说炮楼西边还有块豆地,再去。我尾随他俩也去了。这个五层高上面还有瞭望天台的水泥钢筋建筑,是日本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建造的,作为侵略罪证,已列为省级文物加围栏立标牌保护起来,如今是老大通唯一的地标建筑了,儿时印象老来闭眼就能在意识屏幕浮现的一切,都变了或没有了。而摸秋年代,炮楼南是三号井和七号井为主体的大通煤矿,煤矿和炮楼之间是火车站;北边一条两车道公路挨着炮楼由西向东,路北三四十米,就是水厂和家属院。以炮楼为界,东边是平整的火车站货运站台,西边稀疏的几棵树下,尽是一块块庄稼地。那晚来摸的,就在这。

我跟在两个大孩子后边,望着他们从西边的田埂猫进豆地,嗖嗖地连枝带叶边拔青豆边往炮楼弯腰前进;炮楼近处是最高点,但有阴影,到那里就可以绕炮楼半圈,大模大样回家去。我跟着弯腰用力拔了豆荚鼓鼓的一棵,攥在手里,前走两步拔第二棵时,谁知鬼使神差往南一看,浑身猛然打了个激灵。妈呀!三十多米外紧挨铁道的小房子开着窗,明亮的黄光下,一个大盖帽正往我这边看,吓得我扑通一下趴地上,盼着那人转过身去,我好爬起来往家跑。五分钟,也许十分钟过后,我悄悄侧过脸,透过庄稼和杂草的隙间,看到他转身是转身了,可一

手拿起话筒,另一只手拨动起转盘来。坏喽!给公安局打电话了,怎么办?跑吧!我哆嗦着爬起来,没走两步,双腿打起软来,又扑通趴地上。

月亮升高了,大地一片澄明,而炮楼的阴影却回缩了。我恨这炮楼咋不再高它一两倍,如此,阴影伸过来就能逃了。我趴在湿润的豆地里,一动不敢动,四周散发着豆棵的清香,还有秋虫的吟唱,可这些不能抚慰我的极度恐慌。警察马上就要来了!手铐锃亮!老师说的抗日英雄被鬼子抓住,灌辣椒水坐老虎凳都英勇不屈。我英勇不了呀!会不会给我灌辣椒水?要是灌,请看我个八九岁小孩,就灌一小口吧,最好放点油;老虎凳?不坐;坐凳上,老虎从后边伸出头张大嘴,啊呜、咔嚓……我身体紧贴地面,还是止不住两腿哆嗦,胡思乱想像条鞭子迅疾地在我脑子里抽过来掠过去。后来……后来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第二天早上,我醒在家里的小床上。昨夜那两个抱豆回家的孩子都上床了,父母却不见二儿的踪影。父亲出门找,瞅了好几块地,才把熟睡的我抱回家。方师傅家的小小子,跑去摸秋在人家豆地里睡着的故事,第二天就在厂里和家属院传开了,我成了焦点人物。瞌睡虫、胆小鬼!有人说,我就用细弱的声音辩解:不是,是小房里的人看到

我了,他正给公安局打电话。记不清是我两岁的哥哥,还是邻家大爷告诉我:哪是给公安局打电话,那是扳道工跟调度室打电话,他只管火车往哪个道上开,不管你拔豆的。我不信,自个儿来到这里,果然看到大盖帽不是打电话,而是大步流星赶到道岔口,把一个铁杆儿往怀里扳,火车轰隆隆开来,转个大弯往北去了;扳道工再把铁杆推回去,过来的火车就直直西行。我又羞又悔:连攥在手里的豆都没能带回家,这摸的,是哪门子的秋啊?

笑话几天就过去了,而我却口苦腹胀了半个月。本来,中秋节晚饭一个糖馍已吃饱,那年头工人人家平日“杂以番薯……芋头之类”才能半饱,白面馒头只在年节才能吃上,所以一向尖馋的我,又撑了一个馍,趴在湿润的地里肠胃受了寒,肚子鼓胀得吓人。两三天了,家人看我还是吃不进排不出走不动上不了学,才重视起来。母亲把馒头烤成黑色的灰块,一天两次研磨冲半碗水让我喝,喝了七八天黑水,肠胃才正常起来。然而直到今天,一个甲子过去了,只要有别的主食,我一般不吃馒头。

转头想想,我这次摸秋,也并非一无所获:再好的饭菜不要吃到撑,再好的事情不能做过头。记住这教训,麻烦和痛苦会少些。美学上这叫不到顶点,生活上叫什么呢,不要做绝?



## 在别处(组诗)

□ 郑智兴

### 在别处

在别处 是一种想念  
那些缓缓经过的事物  
是村边的小土狗悠哉地走过  
是等待一树花在雨中的盛开  
还有吹着芦笙长大的孩子  
从隔帘飘落的琴声中  
是汨汨流淌的光阴

在别处 是一种留恋  
那些不经意间流露的善意  
和来自远方真挚的祝福  
经得起时间的沉淀  
所有的美如同山岚  
或许在山洞中随风散去  
但会在晨曦的露珠中重生

在别处 你所接纳的  
才是一种另有深意的人生

### 归来

1  
远远的杨花飘到窗前  
似暗香盈袖  
我温一壶岁月的酒  
摇醒尘封的记忆  
有幽幽的笛声吹起  
落花成阵

2  
打捞起你清亮的笑声  
从微光的角落  
有珠玉的温润  
如风铃的摇响  
我一边拾掇  
一边丢失

3  
园中的桂子尚在  
春水涨满门前干涸的小河  
山风中的少年  
以及水边的告白  
流水已经带着落花飘远  
屋外的青山是否记得?

4  
华发尚未覆盖我的山顶  
苍颜已经漫上了我的前额

那些渐渐失散的亲人和你们深心的嘱托  
注定只能在梦中闪现  
相逢于岁月的尽头

5  
我在离去 也在归来  
我在旅途中获得宁静  
在感怀中走向未来  
我会随心停泊在一壶老酒中  
我要缓缓地依偎在你的歌声里

### 火焰不曾燃烧的

曾希望有一段路可以延伸  
延伸到可以有冷峻的思考  
积攒起足够的勇气和耐心  
坦然面对不确定的的一切  
比如 蜜蜂的刺  
世俗无边的网

在没有路标的岔路口  
随人群步入另一个方向  
从此欢腾的是喧嚣而不是内心  
反复折卷的是不成篇的诗行  
时光带不回失联的问询  
旌旗掀动的是虚空而不是力量

火焰不曾燃烧的  
不会珍贵而绵长

### 相忘于江湖

悟出这行字的深意  
是在几十载寒暑之后  
当风雨桥上的斗转星移  
在眼角刻下沧桑巨变  
当所有旅伴的面目已经模糊  
依然会闪现你清亮的眸子  
困苦中共情的呐喊  
不会改变沉沦的命运  
唯有走出那段长长的峡谷险境  
才有彼岸祝福的花朵  
和可以承载未来的坦途  
回望过去的一丝牵挂  
不如在转身的时候  
相忘于江湖

那么长久的隐疾  
终将用人生之秋这帖药治愈

## 横琴辞

□ 刘云

南中国海,其实是一只蚌  
中国蚌沿南中国岸一路  
撒下珍珠串  
珠海不大,正发亮

听涛涛久了,我以为珠海  
含着横琴吹响整个太平洋  
南中国海新发表四个乐章  
讲的都是中国四季故事  
高潮部是一管横琴  
独奏浪涛沙

有时横琴是一架古琴  
琴声碾哭五千年岭南  
有时是一只古螺  
吹开一片年轻大海  
口岸广场,时兴南中国方言

每日掀起横琴早晚潮  
早潮是咖啡,晚潮是绿茶

怎么想天河都是横琴  
一个过目不忘的门牌号码  
挂在大陆社区大湾区街道  
横琴居委会雕花的大门  
进出海天身影和神色  
见面普通话,转身是粤语

横琴是南方琵琶,也是  
北方辽阔的马头琴  
粤先生和澳先生四手联奏它  
大陆的乐迷和海洋的粉丝  
簇拥中国大客厅大湾区大阳台  
用整整一片太平洋的掌声和浪花  
把横琴的窗口,装饰一新

## 图书馆(外一首)

□ 杨莲

使我们保持清醒  
一个个跳跃的字符泛着光  
标出人类的方向——  
在虚实之间蔓延生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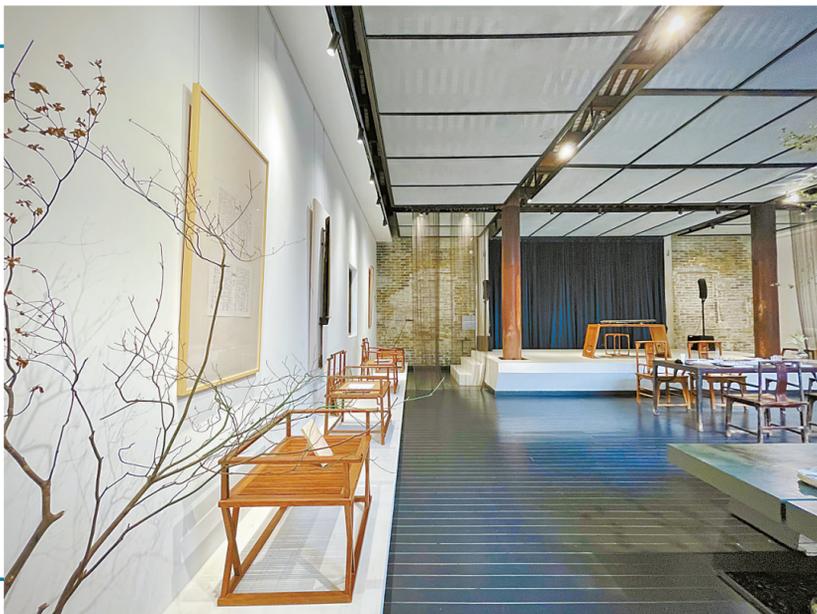
被多少光芒抚摸过的风景  
橱柜,琳琅满目的苍翠  
一座满盛油墨气息的城堡  
守住时光的掌纹  
我安静地汲取——  
喜悦的灵魂,在这空间长存

遥远的人和事,穿越时空  
变得紧凑、精炼

从书架的这头到那头  
依旧不动声色,保持着神秘、高贵  
走向你们,为了练习人类的技能

### 指挥家

当春天结束  
高调的焰火便匆忙进入人们的日常  
江河两岸,时而雨晴,搅动着夏季  
如潮水荡漾的一排树  
摇曳生姿的指挥家  
在盛夏演绎最为深沉的呐喊  
似乎要从灵魂深处  
交出盛夏的果实



北山的慢时光

孟波摄



## 淬梦花开

□ 张广超

青春编织的梦不曾释怀,像一壶烈酒越放越浓,它不算多姿多彩,却陪我度过浩如烟海的每个日夜,散发着岁月沉淀的甘甜。

回首自己走过的坎坷,心中不免有些惆怅。经过那残酷的“黑色七月”高考后,以百分之之差落榜,多年的梦想就此破灭,痛苦与彷徨是免不了的。无意中,我翻开《摇着轮椅上北大》一书时,主人翁的奋进事迹,再一次让我看到黎明的一束光。

二十四年前,为了不让本不宽裕的家庭增加重负,我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,背上简单的行囊,怀揣着对大都市的向往,独自踏上了南下广东的列车,决心到外面的世界追梦未来。

饭后,母亲忙着为我整理行囊。第一次离别,秋雨连连,空气里夹杂着瑟瑟的凉风,婆婆的思绪盘桓在逆村而行的的小路上。我走出了母亲的视线,简单的行囊里打满了慈母对儿子的思念,即使翻越千山万水也走不出母亲呵护的视线,索性驻足从容地迎着村庄回眸一眼。

离别那天,妈妈再三叮嘱我:“在家干日好,出门时时难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”。经过20多个小时的行程颠簸,我来到了广东顺德一个叫陈村的小镇上。在这陌生

的小镇,一切都是那样新鲜,那样充满都市的气息。在姑父和二哥的安排下,我住进了他们简陋的工厂宿舍,这是一个简陋的工棚,屋内摆放着3张小床,心想如此窄小的空间怎么能住人呢?

或许是第一次远离家乡的不习惯,或许是蚊子的叮咬让我彻夜难眠。异乡夜空下只能仰望繁星,它们多像妈妈的眼睛注视着我。

我深知,找工作一定会有很多困难,当时小镇上的工厂都是愿意招收经验丰富的员工,而我只是一个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娃,没有一点优势。慢慢地我习惯了一次次被拒绝,一次次冷眼,像一朵飘摇的蒲公英附着在小镇的任意角落里。

一天,我陪同叔伯踏上了前往广州市的路,广州市也是我当时心中的远方。下车后,叔伯按照计划直接去了离车站不远的面试单位,而我却像只刚刚从牢笼里跑出的小羊羔在车站附近转悠,渴望寻得一根属于自己的绿草。

当走近一家小得可怜的中介求职所时,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让我无法拒绝,他们极力给我推荐一所技术学校,中介介绍讲解学校是如何的好,如何培养出一个个找到好工作的成功案例……

临近中午,中介所陆续来了很

多同龄的求职者,或许都同我一样,在渴求学到一技之长的推动下,我们陆续登上了中介所组织开往一所技术学校的专车。也不知道车在陌生的道路上行进了多久,最终来到一座山坳里,一扇简陋的学校大门呈现在眼前。

通过参观、专业讲解,不知不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,此时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慌乱,担心如何回到陈村小镇?于是我和司机沟通后,他爽快地答应我,愿意把我带到一个公交站点。可是到了站点一看,并不是我要停的站点。

无奈之下,我只好顺着一条小道独行,大约半小时后,终于到了一条江边,江边环境不错,草坪上有木椅,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著名的珠江。

此时江风微微拂来,略带着一些凉意,八月的蚊虫还在疯狂地寻找着猎物。夜深了,没有一点睡意的我躺在稍宽的木椅上仰望星空。突然,从不远处射来一束刺眼的手电光,我赶忙坐起身,才发现是当地的巡警,我不由紧张起来,因为当天走得匆忙,什么证件也没有带。

巡警直奔我身边,用手电照在我身上打量着。用一种严厉的语气开始盘问:你是哪里人?为什么在这里躺着?有身份证、暂住证吗?一联串的质问,让我本就紧张的心

情更加恐慌起来。我吱吱唔唔地小声回答着,生怕答错一个字。

夜是如此的安静。我站得笔直,用一双期盼的眼神看着他。或许,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眼神,直到他抽完一支烟后,和善地对我说:“小兄弟,我看你老实,相信你,什么证件也没有带,晚上查得严,你就在这里原地呆着,不要乱走动,等天亮后向前走一公里,那里有个回陈村的车站。”

我长舒一口气,紧张慌乱的心终于平静下来。我不知道这位好心的巡警叫什么名字,但他暖心的话语一直回响在我心里,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。

天色渐渐发白,珠江两岸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。

转眼已是深秋,正是全国各地征兵的季节,我手里捏着一封千里之外让我回家参军的家书。不当兵后悔一辈子,从军梦从小就根植在我的心里。第二天,我毅然踏上了返乡的列车。

锤炼,淬火,打磨,人生总是以这种方式打开,最后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。

时隔多年的一个满月,我依然手握钢枪,心怀赤诚,幻想着那柔软的目光便是母亲慈祥的目光。这个时候,四周一片宁静,只有月光静静地照在我的身上。